

從言談分析到語言心理歷程

楊 懿 麗 *

摘 要

本研究針對現代形式語言學偏重形式方面之探討的缺失，利用一段口語故事，加以分析其語句在言談中的功能，由此來探討言談的連貫性，並進一步從聽者的推測行為，討論連貫性與推測之關係，由此來看說話與聽話之間積極活潑之交互作用。為了驗證此一論點，本文利用一個聽故事寫摘要之實驗，實驗結果頗能印證作者之主張。

本文的主要論點：一、連貫性不是言談中語句的固有成分；它是說者在估計聽者能力之後，而產生的言談特性；它並非得靠固定的連結標記來達成；它的存在一部分是要靠聽者的推測而來。二、推測是聽解的必要過程，是聽者根據實存的語句以及語境，而積極建設正確理解的過程；推測有刪減、補綴、還原、修正等之功能，由此可見聽解不是簡單的解碼工作而已。總之，在表情達意的大前提底下，語言的心理歷程，是說者和聽者本著「合作原則」，經由彼此心思交流、互動，而產生的一個積極、活潑、建造之歷程。

一、前 言

近代的形式語言學(formal linguistics)到了Chomsky (1965)的時代，已進入登峰造

*作者為本校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極之境。語言學理論所關懷的是理想的說者 / 聽者所擁有的那套完美的語言能力。這個能力 Chomsky 稱之為「語言本領」(competence)。從這個本領所製造出來的產品，必定是完美無缺——絕對合文法。但是人常常因為「記憶短少、外緣攪和、注意散亂」等因素，而說出離奇古怪「不合文法」的話(p.3)。Chomsky 稱這種現象為語言表現(performance)。這些現象是 Chomsky 的理論所不屑（也不能）一顧的。

然而，那些離奇古怪、不合文法的語言表現，卻經常陪著我們進出作息。有一位語言學家，在整理一些即興演講詞之後，發現充滿了許多「字序紊亂的語句、倒裝句、倒裝動詞以及到裝副詞」(Kies 1985, p.56)。

這是任何一個好的理論所不能不管的事情。Chomsky 的理論只管理想的說者和聽者，這對於我們這種「不理想」的人而言，未免太高超，未免太不切實際。

這種理論的結果之一是把語言理想化、抽象化，也真空化。而第二個結果是讓我們誤以為語言就應該是這麼理想、這麼完美、這麼無缺，以致於當我們把這套理論來看真的語言現象時，就判定它不合文法、怪異離奇。

為了正視這些活生生的語言現象，我們不得不拋開形式主義的包袱，我們不得不採取新的角度來看語言，我們不得不設法解決理論與實際的差距。

無可置疑地，人類使用語言的主要目的是在表情達意。因此意義的傳遞和收受，才是語言研究的重點所在。這時我們所關懷的問題是：當一個人說話的時候，他是什麼意思？他為什麼要這樣說？而一個人在聽話的時候，他是憑什麼來理解說者的意思？

在我們探討語句的意思的時候，絕不能光從語句中字辭的既定意思中來看。一個語句的意思，除了來自其中字辭之既有意義之外，還有說話者、以及說話的語境(context)所賦予的意義。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Searle 1980, Dascal 1983, Stampe 1975, Green 1989, Hörmann 1979, 1986)。

就說話者而者，若不明白他的內心狀態（在其中有他的興趣、動機、目的等七情六慾的東西），則我們沒有辦法去瞭解他的話語的意思。Chafe (1973)發現我們講出來的話，雖然形式一樣，但心境不一樣意思也就跟著不一樣。下面兩個句子都是用過去式寫的：

1、 My daughter died.

2、John broke his arm.

說第一個句子的人，他的女兒可能剛死不久，也可能已經去世好幾年了；但是說第二句話的那個人，絕對不是在約翰受傷好幾年後才向約翰的好朋友敘述這一樁事（除非是在追憶往事）。當我們去比較「斷臂」和「喪女」這兩件事情，所帶給當事人的創痛，我們就知道它們在我們意識心上留下的烙印是不一樣的。一個母親若是有喪女之慟，那麼不管事隔多久，總是「記憶猶新」。但是斷了手臂，一旦好了之後，整件事也就忘了，更何況是「別人」在斷他的手臂。所以，一樣是過去式，一個可能是過去好久的事，而一個是最近的過去事。這樣的區別，唯有掌握說話者的意識心，才能有所了解。所以，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一些話，說出來是一個樣子（如「我恨你」），而真正要表現的是另一個意思（即「我愛你」），因為真正的意思在說話者的心裡面。

所以，說話這件事，其實是說者和聽者的意識在交流(Chafe 1974)。同樣一句話「你今天好漂亮」可以是稱讚，也可以是諷刺，完全要看說話者「用意」(intending)來決定，而這個用意能否被逮個正著，就要看說者和聽者之間彼此相知有多深了(Stampe 1975)。（註一）

而至於語境一事，更是不可疏忽。試看下面的話，缺了明確的語境，意思如何決定？

- 3、今天兩隻手都帶了？
- 4、媽媽我的。
- 5、你有没有穿衣服？
- 6、請問觀世音在不在？

若沒有註明語境，這些句子就像是出自白癡或異類的口中。但是這些都是筆者親耳所聞，聞

註一：引自Green (1989, p.110): "It was not by virtue of any rules, linguistic or otherwise ...that promises ...were promises ...rather, it is the speaker's intending an utterance as a promise ...that makes it one; whether it will be so understood depends on the addressee's ability to infer that it was so intended."換句話說，任何一個語句，都可以用來表示任何一種意思，它的關鍵不是在選擇特定的句型或用某一種腔調說話，而是在說者的「心意」(intention)上。所以當我說「你今天真漂亮」時，不管我們多麼甜柔的語氣、多麼誠懇的表情，只要對方知我心，就知道這句話的真正意思。

自正常的普通人的口中。(註二)

說話的語境至少有三種：(一)上下文語境 (linguistic context)、(二)情境 (或處境) (situational context)、(三)社會、文化語境 (sociocultural context)。上面3-6句都牽涉情境的問題，下面(7)說明上下文語境的重要性，而(8)則說明社會語境的問題。

7、他竟然又把他藏起來，沒有動一念的貪心。你相信有這樣的人嗎？假如你是他，會不會？

8、A：吃飽了沒有？ B：吃飽了。

第(7)句的最後一句話，是個省略句，但由上下文我們知道它的全句是「假如你是他，會不會也像他一樣（看到一堆金子）也把它再藏回去，不動一個貪念？」而第八句只有在中國社會才會當做招呼問候語來用。

總之，語言不能脫離它的說者及語境而被解。一旦脫離這些條件之後，語言就變成空洞的東西。語言是活生生的現象，是隨著使用的人、時、地、事而在展現它的生命。形式語言學把語言真空化（也理想化），以致於讓我們對語言的真相，有錯誤的認知——以為形式重於意義、句義是字義之總和、句義可以脫離語境而獨立。為了匡正這樣的認知，遂有撰寫本文之動機。

本文利用一段自然的口語言談(natural spoken discourse)，從功能(functions) 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來看它的結構和意義。其次，本文就此分析的結果，先探討這段言談的連貫性，接著討論聽者的聽解過程，由此再進一步說明說話和理解的心理歷程及其間的相互關係。此外，本文亦利用一個聽故事、寫摘要的實驗，來印證前面所做之分析及語言心理歷程之探討。

註二：句(3)是一位職員對司機小劉說的。他的真正意思是：「今天你兩隻手都戴上了護肘的工作布套了嗎？」句(4)是筆者的兒子和筆者同時接電話筒時，確定是找他的後對筆者說的話，意思在叫筆者把聽筒放回去，免得干擾他的談話。句(5)的真正意思是：「你剛從床上爬起來，有沒有加穿一件衣服？」而句(6)是筆者在外面打公用電話時，正在等對方接話時抬頭看到「觀世音素食餐廳」招牌，於是這一句話就蹦出來。

二、言談分析

本文所用以分析的言談，是取自一位佛學老師上課時所講的一位中國歷史人物的故事。（註三）這個故事約花十分鐘講完。分析的第一步工作是先將整段言談的語句分別出來。一個語句(utterance)是指可以在一口氣內說完，而且其句意或句法上有相當程度的完整性（多半是子句，偶有為片語），同時句尾有明顯的下降句調以及停頓(pause)(Taylor 1990)。根據這個定義來分析，這個故事共有143句。整段語料在附錄。下面只列前十句，以示一斑。

- (1)范仲淹，在歷史上的記載，他「少孤貧」。
- (2)什麼叫「孤」？
- (3)什麼叫「孤」？
- (4)無人助。
- (5)什麼叫「貧」？
- (6)無物援。
- (7)是不是這樣？
- (8)沒有人可以幫助他。
- (9)沒有東西、沒有資產可以支持他、去讀書、去研究，是吧？
- (10)這麼樣的一個人！

在未做第二步分析之前，我們不妨先就形式語言學的理论來看這些語句的結構。在143句中，約有三十個句子可以歸納為不合文法。這些不合文法的現象，以及所出現的所在如下：

- 一、以片語出現，缺主語或缺賓語——10,18,20,21,29,33,34,44,63,100,101,116,136。
- 二、字序顛倒——24,74,87,107。

註 三：筆者感謝這位老師同意使用他的語料。同時筆者也要感謝登錄這段言談的劉姓小姐。為了確定登錄無誤，筆者事後再與原錄音帶核對過，以徵信度。又「范仲淹故事」與歷史記載是否有出入，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三、用字錯誤——12,39,62,65,88,91,111。

四、字詞省略——89,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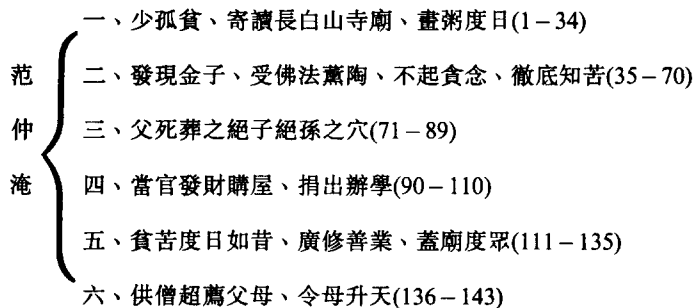
五、錯誤的開始(false starts)——15,38,43,92,96,104,141。

若是我們把像句(10)的感嘆之句，以及沒有主詞的語句（因為中國話中這是正常現象）摒除在「不合文法」的範疇之外，則有問題的句子尚有二十個之多，佔全部語句的七分之一。換句話說，每七句至少就會發生錯誤現象一次。對於這樣的事實，我們應有所瞭解。

第二步工作就是依照Schank and Abelson(1977)的腳本(script)理論，將整個故事寫一個摘要如下：

(1)范仲淹，「少孤貧」，(14)因此寄住在長白山的一個寺廟裡，(19)過著晝粥苦讀的生活。有一天，(35)他在寺廟的地窖裡發現一甕金子，(36)但是他卻不動心。(55)這是因為他受佛法的薰陶，(60)深信因果。(73)後來他父親死了，(71)剛好聽說有一個絕子絕孫的穴。(76)他不願讓別人絕子絕孫，(72)所以就把自己的父親屍體用草裹了葬進去。(90)後來他做官發財了，買了一棟房子。(92)當他聽到風水師說那是一個代代出公卿的房子，(95)他把它捐出來當學宮。(111)他落魄的時候，未曾讓母親過好日子；(112)後來他有錢了還是過著貧窮的日子。(126)他把多餘的錢拿出去幫助人家；(127)他設義莊、義學，(134)並且蓋廟度眾。(143)他甚至請出家人為父母誦經、廣修善業，最後感動了觀世音，他的母親因此升天。

在「范仲淹」的大主題下，有六個子題，其發展以及涵蓋的語句範圍如下圖：



圖一、范仲淹故事之發展梗概

由上面的摘要可知，整個言談和這六個主題有直接揭示關係的共有二十個語句。換句話說，在一百四十三個語句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部分是贅言(redundancy)。這已超過了贅言的極限(50-80%依Taylor 1976)。

真的有這麼多的贅言嗎？就算贅言是個不能不接受的事實，那麼它們在這段言談中有什麼作用呢？根據Levy的研究(1979)，很多表面上（就句子形式）看來很零亂的文章（包括言談），其實從別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條理井然。這另一個角度是指依說話者的用意(intentions)、目的(goals)、計劃(plans)以及說話策略(communicative strategies)。若能依這個角度來分析篇章言談，那麼每個語句會有其特定的功能，如泛言、細說、澄清、闡張、解釋、描述等。根據這個理論，筆者將這段言談中的每一句，仔細檢查他們的功能，結果如下表：

表一 范仲淹故事中語句功能分佈表

功 能	語 句 代 號	數 量	佔全部語句之比例 %
一、對關鍵字或引文加以解說	2, 3, 4, 5, 6, 60, 61, 91	8	5.03
二、覆述重點 (paraphrase)	8, 9, 12, 13, 15, 21, 23, 24, 28, 31, 32, 58, 65, 76, 78, 79, 87, 97, 102, 104, 105, 106, 113, 115, 121, 122, 123, 124, 128, 135, 142	31	19.50
三、摘要重要內容	51, 62, 70, 75, 88, 89, 107	7	4.40
四、修辭問答，引起聽者之興趣或注意	7, 16, 19,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1, 52, 54, 55, 56, 57, 59, 66, 68, 93, 94, 137	24	15.09
五、宣說佛教教義	39, 40-70, 106, 131-143	46	28.93
六、對故事主角或其他事物做短評或讚歎	10, 11, 25, 27, 29, 33, 34, 64, 67, 69, 101, 110, 111, 125, 129, 130, 136, 138	18	11.32
七、修辭問答，邀請讀者反省	17, 18, 26, 30, 37, 38, 63, 77, 81, 83, 85, 86, 100, 109	14	8.80
八、自我感歎及反省	80, 82, 99, 103, 108, 117, 118, 119, 120	9	5.66
九、轉折或遲疑	53, 141	2	1.26
總 數		159*	99.99

*由於有重覆功能，故總數超過143。

由這個表看來，首先我們注意到，幾乎沒有一個句子不具有言談功能。其次，我們要了解，這些功能並不彼此排除；也就是說，有些語句具有雙重功能。例如，第2-4, 5-6，既有解釋前文之作用，又是以修辭問答方式呈現，具有引起注意之作用。第三、在這九種功能之

中，一～四是直接幫助發展這個故事的子題用的；而五是講這個故事的主要目的；至於六～八都是透過這個故事，引發出自己或聽者的一些迴應或感想。至於第九種功能，那是在講話過程中思路或言辭突然接不上，而產生的權宜之計。這種語言現象，其實在其他語句中也有，多以語助詞（如「嗯」）或副詞（如「然後」）出現。這個功能和整段言談的內容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卻因此能讓說者繼續說他的故事，第四，佔最大比例的功能是五（宣說佛教教義），其次是二（覆述重點）。

此外，尚有二種現象在上表中沒有表明出來。第一，說者偶爾會夾用台語，如24,28,31,102,105。這些語句本身已具有上述九種功能之一二。用台語說話的目的，一來讓聽者（其中多半是台灣人，而且有一兩位年紀稍大，國語較不熟悉）再次聽一下重點，二來是讓人覺得更貼切，由於認同感而引發更深的回響(Haugen 1979)。

第二，說者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常常很戲劇化地用第一人稱（原本是用第三人稱來說這個故事的），即范仲淹自己在說話，如21,50,72,76,79,95,98,113。這種作法在傳統修辭學上稱為臨場感。說故事的人用這種方法把故事的主角搬到聽者面前，使這個故事活生生起來。

所以，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幾乎沒有一句話是廢話。每個句子都有它的作用：不是為了闡明子題的發展，就是重覆重點摘要，不是為了詮釋佛法的要義，就是為了引起更多的共鳴和感想。說故事者不但穿插了方言及直接引言，使故事更貼切、更生動，並且還時時丟出個人的評語和讚歎，以期引發聽者更多、更深的回應。說話者的用意和目的完全明晰可見。

從以上腳本的分析以及功能的鑑定，可知「范仲淹」這個故事，在整體結構上相當完整，在故事的發展脈絡上，條理至為清楚，也就是說整個言談有相當明顯的連貫性。下面我們就仔細討論連貫性的問題。

三、連貫性

連貫性(coherence)的最簡單意義就是「意思的連貫」(continuity of senses,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而這段言談的連貫性的主要依據就是它的主題(theme)以及由此主題所滋生的子題(topics) (Charolles 1978)。這樣的連貫性我們稱之為全面的(global)；這是

從言談的巨構方面(macro – structure)所看到的連貫性。

上節所指出的九種語句功能，都是建立連貫性的方法——每一種功能都是從某個角度來和故事的主題搭上關係。例如覆述(paraphrase)或重覆(repetition, 如句(3)重覆句(2))，或摘要，都是反覆地闡述或強調某一個子題。至於像修辭問答、短評或感歎等，都是說故事者特意把故事拉到自己及聽者身邊來，以激起對這個故事產生感觸。所以范仲淹這段故事，就巨構(macro – structure)層面來說，有很清楚的連貫性。

除了全面的連貫性之外，任何一段言談還有局部的連貫性(local coherence)。早期對局部的連貫性，多半與連結性(cohesion)混為一談(Halliday and Hasan 1976)。這是從句法來談的連貫性，而用以產生連貫的方式有(1)連接詞、(2)代名語、(3)字詞重覆、(4)省略句、(5)平行句法(parallelism)、(6)句調等等(de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Anderson & Ambruster 1986)。然而經過這麼些年來的研究，連結性和連貫性之間的差別，慢慢被釐清出來。學者發現一篇含有許多連結現象的文章未必有連貫性，而一篇缺乏明顯的連結字詞的文章也未必沒有連貫性(Van de Velde 1984)。連結性純粹是句法上、形式上的現象，而連貫性則是意義上、觀念上的問題。前者是達成後者的方法之一，不是唯一的方法。這個問題待會再看。現在先看「范仲淹」故事中的幾個連結性現象。

我們先看字詞的重覆使用。在這個故事裡，從句(1)到句(16)，都是纏繞在「孤貧」子題上，所以「孤貧」一出現了七次(1,2,3,5,12,15,16)，因此而能使語句之間能建立密切的關聯。又因整個故事以范仲淹為主角，所以重頭到尾共出現了六十四次的「他」來指范仲淹，其中四十七次是當句子的主詞用，五次當受詞，而十二次當所有格。整段文字中只有一個泛稱的「他」及一個指范仲淹的母親的「他」，以及代表錢氏的他(91)。這些指稱都有上下文輔助，不致產生混淆。

至於省略句的現象則可見於(10)(38)(62)(85)(89)。現在把這些句子抄下面，把省略的部分還原放在括號中，以示一斑。

(10)這樣的一個(人)。

(18)那(個心路歷程，我們)不知道吔！

(38)假如你，你是他，會不會(也把金子再放回去，不動一個貪念)？

(48)他不要去觀察，這個是苦，看你的苦，他的苦，來吸收人間的（苦）？

(62)……所以他不動（心）。

(64)哇！這樣的人，看到金子可以不動（心），那不是本來佛了嘛！

(85)哼哼，有沒有（人能做得到）？

(89)（假如）沒有（這樣深的內在心靈世界），他做不出（這樣的事）。

(93)（當）他一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是不是）趕快搬進去？

從以上的句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省略的部分，有時候是詞的方面(如10)，有時候則是整個片語(如8)或子句(如38,85)。省略句的現象，在這整段言談而言，並不是很頻繁（共九個句子）（註四）。

現在再看連接詞的情形。在這段言談中，共有十個連接詞出現（包括具有連接詞功能的副詞）：「所以」（11,39,51,58,62,70,114,125,130）、「那麼」（15）、「然後」（19,53,71,111,143）、「假如」（38,39）、「但是」（60）、「當」（112）、「後來」（90）、「因為」（121）、「而且」（123）、「不但……而且／還」（126,128）。這十個連接詞共出現二十四次。就一百四十三個語句而言，這些連接詞的頻率，也不算高。這一方面很可能是中國話裡連接詞之使用本來就不像英文那樣的絕對必要，而另一方面另有原因，留待後面再討論。

最後，讓我們看看指示詞「這個」「這樣」「那樣」「那個」等的使用。這些詞總共出現了二十七次。若是連疑問詞「什麼樣」「怎麼樣」也算進去，則共是二十五次。這和連接詞差不多。

以上我們大略描述了字詞的重覆、代名詞的使用、省略現象、以及連接詞和指示詞的使用等五種連結標記(cohesive markers)出現情形。連結標記有助於連貫性的建立是因為它們能夠相當明確地建立語詞（或語句）之間的關係。它們所建立的關係不純粹是語法的關係，而是透過語法關係的建立，而去建立語意的關係，也就是說建立連貫性。

在這點上，代名詞和連接詞可以說是最好的例子。表面上一個是用來代替先行詞(antecedent)，一個是用來銜接兩個語詞（句）。但深一點看，當一個代名詞被用來代替某一個先

註 四：若是把預設（presupposition）也納入考慮，則省略現象應比目前所估計的頻繁。

行詞的時候，在這一段言談中，它已經變成一個有明確指稱(reference)的詞，不再是一個空洞的虛字。所以「他」在「范仲淹」這個故事中，出現了六十四次，每一次都是清清楚楚的指范仲淹。代名詞的作用就是使這些含有「他」的詞句能緊密相扣——因為句句都還是在「范仲淹」這個主題上。

連接詞的作用更是自明。透過連接詞，種種的關係，如因果、先後、假設、對等、對應，都很明確的標示出來。它們使相順的觀念互相增強銜接，使相逆的觀念得以和諧並存。這兩種現象都有助於篇章(text)或言談中概念(子題)之發展。我們以(61)(62)句來說明：

(61)食和食只是點的地方不一樣，你知道吧？但是是一家人。

(62)他完全哪，在內心的世界已經有這樣一個完整而堅強的價值體系在，所以他不動。(61)中的兩個子句，有對立的關係，所以用「但是」來消弭其中的對立，而建立食和貧的親密關係(「它們是一家人」)。而(62)句中利用「所以」把前因和後果的關係確立。這兩個句子在這個節骨眼的作用，就是推展范仲淹的「貧」和他的「不食」之間的關係：范仲淹能夠固貧不食是因為他相信佛法所說的「貪必貧」的道理。假如他動一個貪念的話，下輩子只有再貧下去了。

所以有了連接詞的幫助，在觀念的推展上是非常明顯而確定。

至於字詞的重覆，就像語句的重覆，其在連貫性方面的貢獻，也是至於明顯，所以我們不再贅言。現在就把重點放在省略法和指示詞的問題上。

比起代名詞或連接詞，省略法和指示詞的現象比較細膩，因為前者是「有所言」，而後者是「有所不言」。前者所指稱或所連貫的部分，在同一語句中很容易找到，但是後者就不然了。比較(1)和(10)就可知道了。

(1)范仲淹……，他「少孤貧」。

(10)這麼樣的一個(人)！

在(1)句中的「他」，所指為何，一目瞭然。但是對於(10)句，若是沒有幾個上下文，則不知所指為何，其意為何。

所以省略法和指示詞是屬於暗示(implicit)的連結標記。這樣的現象比其他的連結法，所牽涉的心路歷程要細微深入多了。就說者而言，他一定要對整個言談在產生過程中所關連的

因素，如主題內容、說話情境場合、聽者能力等加以考量之後，才能有所省略。而在聽者方面，也需具備多種的條件（如語文能力、因果關係之推測力、內容之熟悉度等等），才能得到適切的理解。

依照前面的統計，五種連結標記的出現頻率或多或少，幾乎沒有一定的標準。就拿連接詞為例，出現的話固然有利於連貫性的產生，但是不出現的話，是否就有損於連貫性？試看第(89)句：

(89)沒有，他做不出來。

從上下文來說，「沒有」是「假如沒有」。但是省了「假如」，並沒有妨害語句的整個意思。換句話說，連貫性是可以由字句之間散發出來，並不一定要透過明白的連結標記。這種現象，對於缺乏曲折變化(inflexional endings)的中國話而言，更是貼切真實。任何一個句子，一旦說出來，它的連貫性不是在所說的字面上，而是在說者和聽者的心理。所以Green說：

Coherence is a function, not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text, but rather of the text – producer's estimate of his audience's beliefs and inferencing capacity, and of his acting appropriately on that estimate.(1989, p.106)

這句話的意思是：連貫性不是篇章（言談）的固有特徵的作用，而是說話者（作者）在評估聽者（讀者）的信念和推測能力之後，所採取的適應辦法。

持有類似觀念的，還有Van de Velde (1984)和Danks and Glucksberg (1980)。

由此可知，連貫性不是白紙上的黑字，而是透過說者與聽者的「推心置腹」之後產生的一種自然現象。所以面對不同的聽眾，一個說話者會自動調整連貫的方式。例如「范仲淹」這個故事，假如要講給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聽，那恐怕不能一路用了六十四個「他」來指范仲淹。

所以，要用什麼方式來建立連貫性？要用多少？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在說者對聽者能力的估計有多準確。這種現象，中國的詩詞是最好的說明了。馬致遠的「天淨沙」就只寫了九個名詞、兩個子句。不但沒有連接詞，連動詞、介詞也才各一個。但是這首詩並不缺連貫性。這樣說當然是針對懂得欣賞這首詩的人而說的。

同樣地，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是不需要連結字。例如「天黑了，要下雨了」，我們用不著說「天黑了，所以要下雨了」等等。所以「范仲淹」的故事中，連接詞只出現二十四次

，也就沒有什麼好奇怪了。因為種種的連結關係，光是字詞本身所負荷的意思，就可以建立了。下面例子可示一斑：

(93)他一聽到，趕快搬進去？

這個句子的正確讀法是：

(93a)（當）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是不是趕快就搬進去？

只要在不影響意思的完整之下，我們說話常常是能省則省。至於能省到什麼地步，那就要看說者和聽者之間的默契了。

「范仲淹」故事中，有時候連接詞出現得很不當，就像下面這幾句中的：

(11)所以古人寫書很簡單。

(111)然後他母親在的時候，他非常窮，沒有辦法孝順父母。

(121 – 122)他因為媽媽在的時候很窮，媽媽不在，他不願過好日子。

句(11)中的「所以」所帶出來的句子，很難嵌入上下文。但是一旦把它當做是說話者暫時跳出他所正在闡釋的主題——即「少孤貧」，企圖用這句話來表示他個人對史書記載的簡略做一個評註，那麼這句話也就適得其所，不以為忤了。句(111)中的「然後」，若是用以連結句(110)，則為誤用，應略過；但若是把它解釋為銜接上一個主題（發財購屋捐屋）和下一個主題（貧窮度日如昔），則完全沒有問題。至於句(121 – 122)應改寫為

(121 – 122)因為他媽媽在的時候很窮，沒能過好日子，所以媽媽不在了，他更是不願意自己一人過好日子。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改寫呢？這是因為我們有推測能力。為什麼說者可以如此簡單說話呢？也是因為他知道我們能適當地推測。

總之，連貫性的建立，可以透過連結標記。但是沒有連結標記，照樣可以有連貫性。因為連貫性基本上是觀念、意思的連貫。語句與語句之連貫，主要的因素是意思在連貫，不是形式（語法標記）在連貫。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即使缺乏連結字眼，照樣能有連貫性。這是因為連貫性不純粹存在字詞表面，而是存在說者和聽者的心理——亦即說者是依據他對聽者推測能力加以語估之後才產生某一種有連貫性的言談。所以連貫性的建立，一大半是靠聽者的推測而來。

四、推測

推測(inference)是指推理的歷程(reasoning processes, Van de Velde 1984)。這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例如天黑了，我們便推測說：可能會下雨；看到滿地的落葉，我們會推測說：可能剛剛刮過風下過雨。這樣的能力雖然是與生俱來，然而需要生活的經驗以及知識的累積來培養。所以就一個二歲大的孩童而言，可能就缺乏以上的推測能力。

推測在語言行為上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聽或讀解(comprehension)的過程，就是一個推測的活動(Clark 1978, Rickheit et al. 1985)。也就是說，推測是聽（或讀）解的一個必要的認知歷程，一個處理策略(processing strategy)。

關於語言的推測現象，已經有許多研究。有關推測的理念、功能、分類、以及過程等，有種種的理論和主張(Rickheit et al, 1985)，本文無法一一在此探討。所以，此處我們將簡單地介紹推測的基本理念，然後結合前節連貫性之問題，來討論推測之運用。

推測一詞，Rickheit et al. (1985)解釋為：

An inference is the generation of new semantic information form old semantic information in a given context. (p.8) (註五)

在這個定義中有三個要件：(1)舊訊息、(2)新訊息、(3)語境。而推測的產生是聽者（或讀者）憑著舊訊息和語境，所做的一個推理之後，產生的新訊息。換句話說，舊訊息是原先就很清楚地在那裡(explicit)，而新訊息是透過對語境的掌握，由舊訊息中去揣摩出來的。讓我們用范仲淹故事的第一句來做一個簡單的示範。這個句子我們改寫如下：

(1a)范冲淹，在歷死上的記載，他「少孤貧」。

我們故意把范仲淹寫成「范冲淹」，把歷史說成「歷死」（事實上不少台語人士都這麼念的）。但是這樣一改，對於一個有讀過中國歷史的人來說，是不會影響他的理解的。也就是說，當我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不管這句話的表面形式（語音、語法、或語意）有某種缺

註 五：從這個定義來看，推測純屬語意方面的推測。這是比較窄義的「推測」。在本文中我們採納比較廣義的「推測」——即小至字詞形式、語音、語意之推測，大到全句、全文意思的掌握、以及對說話者心意的揣測，全都需要推測的歷程。因此以下之討論，都是以此觀點而發。

陷，我們會根據這句話的語境（此處是歷史文化的(cultural context)），加以揣摩後而做正確的詮釋。

由於范仲淹是個有名的歷史人物，所以即使你叫他做「范中淹」或「換仲淹」，都不至於讓聽者以為另有所指。由於「歷史」一辭是常見的詞彙，再加上嵌在這個特定的句子中，任何懂中國話的人，絕不會把它解錯。這樣的現象就是推測。

再用一個簡單的英文來說明這種現象。請看下面的字群

i # fer # nec

第二、第六個字母用 # 字代，但是你會憑著你的英文能力（此處是音韻能力），而把它還原解為“inference”。你所依憑的語境，是英文的拼字和發音規則中所提供的語境。

所以這裡所謂的語境，可以小到字母（或筆劃）與字母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大到像(1)句中的社會、文化的語境。所以，我們不但需要語言的知識（語音、語法、語意、語用）來幫助我們做推測，我們當然也需要一般的知識(world knowledge, 如烏雲密佈就會下雨)以及專業的知識來幫我們做最好的揣摩。所以假如你對佛教沒有概念，甚至不相信（這是信仰belief的問題）佛教種種，那麼在你聽到范仲淹故事的最後一句話時，你一定會說：「簡直是胡說八道！」但是假如你是個認真的學佛者，聽了這個故事後你一定會感慨：「范仲淹之所以會成為偉人，是因為受佛法的薰陶；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樣，將來我的父母也能升天！」

這樣的推測是推測字句底下那個暗藏的意思（文獻上稱之為elaborate inference, Van Dijk & Kintch 1983）。這種推測在平常也非常多，種種指桑罵槐的話，都是利用這類的推測來達到目的。

總之，不論對語句的表面理解，還是對字行間弦外之音的感受，都需要適當的推測能力。沒有推測，是不能有適切的聽（讀）解的。

所以，推測和連貫性其實是一物的兩面(Van de Velde 1988; Van Dijk & Kintsch 1983; de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而且前者為因，後者為果。我們前面說過，連貫性是說者在評估聽者的能力之後所產生的應變結果。而聽者就根據這個「結果」以及其他種種線索，取得最佳的詮釋和理解。

透過明確的連結標記，我們很快地推測出語詞（句）之間的關係。例如「范」文中

的「他」，我們知道所指的是「范仲淹」而非其他的人。像(128)中的「不但……還」很清楚地提醒我們注意范仲淹的善行。

(128)不但養活地方的族人，還教育地方族人。

即使沒有明顯的標記，推測能幫我們「增所不足」、「減所多餘」、「還原、重整紊亂的句子」使意思明朗清楚。先看重整的作用：

(74)他用草蓆—噫—他很窮，他「裹父屍而葬之。」

經過我們適當的推測之後（窮人只能買得起草蓆（買不起棺木）把死人包起來葬掉），這個句子的正確字序很快可以還原。

推測也可以把說者的省略語法，加以彌補，使句意完整。所以在「范仲淹」的故事中，有許多像「這麼樣的一個人！」之類的讚歎句，其中只有一個名詞片語，並沒有其他的詞組成分。這是因為透過上下文，對於這樣的簡短語句的意思，說者和聽者都心理有數。所以，主語、賓語，乃至整個片語或子句的省略，都仍然有連貫性，都不致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推測可以幫我們刪去多餘的字，如

(64)哇！這樣的人，看到金子可以不動，那不是本來佛了嘛！

(65)本來就是佛來的。

句(64)中的「動」是「動心」，而(65)中的「佛來」是「佛」。

推測幫我們忽略語誤現象，不但對「錯誤的關始」（如句(15)中）可以聽而不聞，甚至對於一些比較嚴重的（如句(111)中的「然後」，及(121-122)中的「因為」）都可以將它們加以修整而不傷言談的連貫性和完整性（見前節說明）。

總之，聽者利用大大小小的語境，來為所聽到的語句，做種種刪減、彌補、銜接、還原的工作。小至一個字詞之認識，大至對整段篇章言談主題內容之瞭解，以至於對說者心意之體會，都需要推測來幫忙。不但推測對聽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理解歷程，同時推測也讓我們瞭解言談的連貫性不單是文字表面的問題。由於有推測，理解不再是單純的解碼(decode)，而說話也不再是單純的入碼(encode)。說與聽的心理歷程，是非常活潑而創造性的。

五、說聽的心理歷程

由前面的言談分析及連貫性和推測現象的關係，我們可以知道，聽說的心理歷程是充滿生趣、充滿活力的。說者和聽者之間，彼此相互環扣、牽制、影響，而且會因為外在或內在條件的改變，而改變彼此的關係，因而改變他的說話方式。這是一種時時在變異流動的歷程，而在變異流動中，仍然有規則可循，所以說者有辦法把他的意思表明出來，而聽者也有辦法適當地掌握說者的用意。

這就是所謂的默契(tacit agreement)。這個默契語用學家稱之為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 Grice 1975)。Grice認為當一個人有心要講，而另一個人有心要聽的時候，講的人要秉持四個原則：一、言之有物(be informative)，二、言出肺腑(be truthful)，三、言之得體(be relevant)，四、言之明晰(be clear)。假如說者能遵守這四個原則的話，那聽者自然能適當的推測，以瞭解話語之內容及說者之用意。

完美的默契實際上只是一個理想，因為聽者和說者各有不同的個人因素。這些因素有的是智能方面的（學識、智慧），有的是情意方面（動機、態度、興趣、欲求）。而除了個人因素之外，外在因素如社會的、文化的、或處境的，都會對說話造成某種影響，以至於有「點到為止」的現象，而其他的意思就由聽者自己去體會。所以聽者在內在條件上，愈是能和說者相匹對，愈是能夠有最正確的理解，也就是說有最好的默契。

基於這個原因，所以說話者有時要大費周章、橫說豎講，不斷地重覆同一個論點（因為他怕聽的人不能完全明白），以致產生所謂的贅言。而另一方面，因為彼此瞭解甚深，所以只是半言隻語也就足夠把意思傳達出去了。

就Grice的四個原則而言，任何一個人說話一定會力求有連貫性，而當說者考慮到聽者的內在條件以及說話時的種種外在條件的時候，他所用以達成連貫性的方法，會因人、事、時、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有時他會用很多代名詞，連接詞等，但有時他會用很多省略句。一個能完全掌握聽者心理的人，絕對有很高明的說話藝術——不多也不少，恰到好處！

我們可以從說話的語誤現象來看他是多麼努力地建立連貫性。現在列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個現象。

(15)那麼，我們講，你看，三個字就帶過去了一少孤貧。

(43)那我們看到他——他是一孤貧是什麼？

(96-97)這麼好的風水，改做——怎麼樣——啊，書——當時叫書什麼——私塾啊？就是說，一個學院，讓大家來這邊呢！

(140-141)把他的家裡改做，——平什麼寺？我都忘了啊，我看一下，啊——天平寺啊！

第(15)(43)的語誤是屬於「錯誤的開始」(false starts)，而第(96-97)(140-141)的問題是說話者一時忘掉適當的字詞，一個用自心思索找答案，一個則是翻手邊的筆記找答案。在兩種情況下，說話者都是自問自答來給自己解危。而我們在「錯誤的開始」中，看到當說話者在那邊吱吱唔唔的時候，他再度回到他所要發展的主題，所以他在錯誤的開始之後，馬上修正自己的話語，繼續解說范仲淹「孤貧」的意義。

同樣地，聽者也是很努力在推測。這是一個解構(decompositional)和結構(compositional)同時進行的歷程(Van de Velde 1988)。聽者在解開實存的語句的時候，他也同時在結合語境的訊息，而對整個說話的內涵做一個最佳的揣測。這是一個積極的、能創造、能建設的歷程（稱為建設論constructivism, Rickheit & Bock 1983）。而這種能創造、能建設的歷程，不是只有「增其所不足」而已，同時亦能「減其所多餘」。因為有此功能，所以當我們聽到一些語誤現象的時候，都可以「聽而不見」，無傷於我們對於說話者之理解。（註六），在「范仲淹」故事中，有好些句子(15,24,38,43,74,87,96,140)，我們就是這樣處理的。

即使說話者故意違反合作原則（例如表面上是稱讚，其實是挖苦），一個有正常心智的聽者，不難推測說者之真意。當然推測的深淺就要看個人語言之敏感度、知識之多寡、對情境之瞭解、以及和說者之關係等等來決定。（註七）

註六：這種現象在下節的實驗結果中可見。

註七：換句話說，假如一個聽者在推測方面，有某種程度的不夠，那麼他對所聽到的言談，必然無法看到它的連貫性。反過來說，假如一段言談未有足夠的連貫性（例如把「范」文每隔一句省略），那麼自然不能有足夠的線索讓聽者去推測。這樣也是不可能有理解的。所以，「合作原則」在語言的說聽歷程中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任何一個正常人，在正常的狀況下，一定是力求明晰易懂，一定是能連貫他的語句。連貫性有問題的言談，常見於學生的作文以及失語症者的語言裡。即使在這種缺乏連貫性的言談中，若是碰到有經驗的教師或語言治療師，也能透過推測，補充它的連貫性。

六、聽故事、寫摘要的實驗

爲了印證本論文的論點，筆者做了一個小小的實驗。筆者把范仲淹故事的錄音帶放給九個大學生聽。聽之前只說：「我因爲在做一個小研究，想看看我的假設對不對，今天放一段錄音帶的故事，聽完之後麻煩給這個故事寫一個摘要。」除了寫摘要之外，還有五個小問題要他們回答。摘要的目的是看他們對整個故事之理解如何，看他們所寫的「腳本」與筆者所分析的結果是否一樣。至於五個問題的內容分別是探討(一)、受試者對這段言談的句法（第一個問題），句意、語音、以及其他語言方面的看法（第二個問題），(二)、受試者對整段言談的脈絡、條理、清晰度的判斷（第三問題），(三)、受試者對說故事者的用意的掌握（第四個問題），(四)、受試者對這個故事的聆聽對象的推測。這些問題都是開放式(open ended)的問題，亦即答案由受試者自己發揮。

實驗的結果如下（原問題先列，再列回答結果，括號內數字表回答人數及百分比）：

1、你有没有聽到任何不合文法的句子？有的話出現比例是多少？

没有(5) 有(4, 5%—40%)

2、你有没有聽到有其他問題（如發音、用字錯誤、意思不清）的句子？

没有(0) 有(9, 45%—80%)

3、你覺得這個故事說的很有條理，很清楚嗎？ 否(3) 是(6)

4、你知道說故事者，說這個故事的用意嗎？ 不知(1) 知(8)

5、你認爲這個故事是說給什麼樣的聽眾聽的？

專科以上程度(3) 中下層中年社會人士(4) 其他(2)

現在一一的來說明結果的詳細內容。關於第一題，注意到有不合文法句子的人，將近一半，而且出現的比例判定爲5%—40%之間。對第二個問題，所有的人(9)都發現發音的問題最大(45%—80%)，指出說話者的一些發音不準的現象，其中有2人覺得說話者台、國語夾雜影響到他對故事的理解，另有一位則發說話者的音調頓挫，不太正常，影響到他對語句的解析(parsing)。關於條理、明晰的問題，有六人認爲「大致還好」或「不錯」「好」，有三人

認為不夠清楚。三人之中有一人指出不清楚的原因是「主講者加入其他提示聽眾的材料」，另一個說「連貫性不夠……可能由於發音不清楚」，而第三人說「不是很有連貫性，跳來跳去的。」九人之中只有一個認為他不能掌握說故事者的心意、他說：

I don't think I understand what he is trying to say completely.

我覺得他舉這個例子應該是暗示我們要去除貪。

關於第五個問題，九個人都推測這個故事是講給「有一點程度，但不太高」的成年人聽的，可能是屬於「佛教或哲學與人生」之類的比較「不正式」的場合的演講。

對「聽眾」的推測，可以說百分之百的與事實相符。而對於「故事條理」與「說者用意」，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肯定的答案。讓我們來看看那兩位非因發音不正而對「條理」有異見的人寫的摘要。

摘要一：主要是在介紹范仲淹的生平及人格。范氏在幼時喪父，「由喪葬之事可以看出他對父親的尊敬，後與母二人相依為命」，雖家貧，但安貧樂道，「不辭勞苦地奮發向上」，終究獲得宰相位。但是雖然已經功成名就，「統理國事朝政」，范氏仍一本「關懷社會的初衷」，在各地興辦義莊、義學、「鼓勵人民接受教育」，並救濟貧苦的人。他更「不恃名利財富」，因為他認為，幼時貧苦有母依靠，現在致富了，母親卻已不在身邊，怎敢一人獨自享福，耽於逸樂呢？所以後人可以知道范氏的「樂善好施」。

（這位同學認為故事條理「不清楚」，因為「加入其他提示聽眾的材料」。）

摘要二：范仲淹少時家貧，但『少不平』，所以到長白山上佛寺讀書學習。因家境不寬，晝粥度日。一日在寺底發現一甕黃金，但他不為所動，並沒有將他佔為己有。『他所不平者在人物之別，而人之有別於物』在有雄心壯志。他平日所作所為均本「正義、愛物」，實受環境影響（居住在佛寺內）。一日聞人說要『絕子絕孫』，他即「買了」草蓆將父「草草」下葬，說絕子絕孫事我來承擔。「可見其胸襟」。後稍顯貴，『途經南陵』，聞一庭園風水極好，幾年之後必大發。若平常人聽到，必連夜搬入。但范仲淹卻將之建學堂，不願一人

發，願眾人隨他發達。而後范仲淹當上宰相，生活仍照昔日窮困時。理由是，他母親生前未過好日子，在她死後他怎可過好日子？所以家裡飲食衣物僅足夠。范仲淹非常照顧族人興建義學「義田」，家產不留給子孫，全數捐贈出來照顧「士人」建學堂。此外，他愛好佛法，所到之處皆建佛堂，「堪為人表」。（這位同學認為故事「不是很有連貫性，跳來跳去的」。）

另外，第四題回答「否」的人的摘要如下：

摘要三：范仲淹年少孤貧，住在長白山上的寺院中，「三餐不繼」，只得以粥糊口。「但靠他的堅定意志，始終勤奮念書」。有次見到一堆的黃金，也沒起貪念。顯貴之後，也不改其「勤儉」、孝順的本性，且一心向佛，雖貴為宰相，也過著「儉樸」的生活。因為他認為既然母親生前無法享受到榮華富貴，母親死後，他也不應該過富貴的日子，有次聽人說新居地是一塊風水極好的地之後，便決定不搬到那兒而蓋起一座書院，因他認為一人獨貴不如萬人同貴。因為他篤信佛，不管到那兒就興建寺院，「連死後」都將自己的住處改建為一寺院。

上面三個摘要，筆者都加了評註：雙引號表示對說者語詞的誤會現象，單引號者表示和說者意思不衝突，但不是說者所說，是聽者自己推測而來。（註八）

這三篇是和原故事差距最大的三篇：有不少的誤解及自我編造的部分，但卻不遺漏任何一個子題。其他三篇各漏了一個主題：一是「篤信佛法」、一是「父死薄葬」、一是「創辦義學」。

所以，整個說起來，對於整個故事的了解，雖偶歪曲，但不致於太離譜。即使自認不解說者用意的同學，他的摘要中寫明了范仲淹篤信佛教；他對這段故事的領會，只是差一小步而已。至於批評整個故事為「跳來跳去」的同學，由於受到說話者發音不準的影響，有不少誤解，然而對於六個子題之交待，卻未有一失，甚至和原來的發展順序，亦未有差錯，所不同者只是依誤解在細節部分加油添醋而已。

註 八：尚有一些推測，因無傷大雅，故略而不標。

雖然寫摘要^(一)的人，不喜歡主講人「加入其他提示聽眾的材料」，但是他還是掌握了五個子題的內容（只漏掉「信佛、蓋廟、度僧」）。這位同學的推測也是最特殊的，主要是他有自己的見解，認為整個故事在讚揚范氏「樂善好施」的人格，所以完全忽略了說故事者的真正用意。

這樣的解釋原說故事者的用意的，在九人之中共有四位，其他五位都確定說這個故事是爲了要說明佛法給人的良好影響！

最後，再看看有關語言部分之結果。大抵而言，發音的問題最明顯，而且嚴重者會影響到對故事的理解，例如摘要^(二)中的「少不平」（原爲「少孤貧」）、以及「聞人說要絕子孫」（原爲「聽人說有絕子絕孫的穴」）。但是大多數的人都能不受影響，而取得正確的理解。至於對於語法正確與否的覺察能力，可以說相當少（九人之中只有四人有此感覺，而且估計其頻率爲5%—40%之間！想想看，這些都是主修語言學的學生！）可見一般人聽人說話，很少去注意語法的現象，即使真正發現問題，也不致於影響到理解。九人之中唯有一人指出因爲音調頓挫不對而影響他對句子的解析，經檢查他寫的摘要的結果，也「五」臟俱全（只漏了一個「父死薄葬」——子題）。他這個觀察也許頗俱道理，但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只好以後再考究了。

至於語意方面，沒有人有任何發現，即使像「變質」（句(39)）、一顆「雄雄的壯志」（句(12)）都沒有認爲有所不當。（註九）

所以，從這個小實驗我們可以看到，在(1)對佛學沒有多少接觸、(2)對說話者沒有多少認識、(3)缺乏手勢表情等的訊息、(4)對這段言談的上下文沒有任何概念的情況下，這九位同學對這段言談的理解，達八成以上。可見本文所談的連貫性與推測現象是如何地在運作。再者，從三個摘要範例也可以看出來，這些學生在遇到理解障礙（多由發音所引起）時，會依據自己的知見來重新組合他所聽受的訊息，以致滋生了幾個（少數）與原故事有出入的細節。這些在在都說明了語言的心理歷程是如何的活潑而創建！同時他們對於遣詞用字句法的疏於注意，一方面說明我們處理語言是重意思不重形式，另一方面暗示我們應有一個能容納語言

註九：「一顆雄雄的壯志」，應是由「雄心壯志」而來。「心」可以有「一顆」，但「志」很少用「一顆」來形容。

表現時所造的種種怪異句子(deviations)的肚量。

七、結 論

由於現代語言學偏重形式，所以對於合不合文法的問題特別敏感，形式常常被用為判斷語言能力之準繩。這種觀念是有問題的，因為語言的目的是在表情達意。所以，要對語言能夠有所瞭解，應該從語意及語用的角度，來察看實際的語言行爲，而不是僅偏重在形式之探討而已。

爲了這個原因，本論文利用一段口頭言談，從意義及功能的角度，來加以分析，而進一步來討論它的連貫性。任何一個人說話時，都是有聽眾的，所以關於聽者如何去理解說者的意思，本文從推測這個現象來討論。根據筆者自己的觀察以及其他的研究所，筆者認為連貫性不是語句言談固有的成分，而是說者和聽者之間相互影響而產生的。在說者方面，他要衡量聽者之能力後，才會選擇某種方式來貫穿他的言談；而在聽者方面，他要透過既有之語句和種種的語境，連同他個人所擁有的相關知識，做最好的推測。

推測是理解過程中必然的心理活動。推測能夠幫助一個聽者（或讀者），補充說者所未明言之事，也能幫助他過濾說者所不應該說之贅言。推測不但能幫助聽者澄清語句中模糊不清的意思，也能幫助聽者直取說者之心意。推測能深能淺，這完全要看說者與聽者之間的默契來決定。在一般情況下，聽者多半能正確地推敲到說者的「弦外之音」。

從連貫性的現象和推測的歷程來看說與聽的語言行爲，可知它們是互動的(interactive)、是有創建性的、是積極主動的。不但說話的人要根據他對聽者所擁有的內、外在條件而說話，聽者也需利用多種因緣條件來獲得最適當的理解。只有瞭解這樣的語言心理，才能瞭解語言被使用時千變萬化的現象。無怪乎有人說「語用學就是心理學」(Watzlavick et al. 1967; Dascal 1983)。

爲了印證筆者對這段言談之分析及對連貫性與推測之探討，筆者請九位大學生，讓他們聽這段言談的錄音帶並寫摘要及回答五個問題。由他們所寫的摘要中，可知他們的理解不錯，也可見這段言談有明顯的連貫性（不只是筆者一人分析之結果而已）。同時在他們發生

誤解的地方，也可知他們也有自己的一套推測根據。此外，我們發現在聽人說話的時候，我們也很少去注意其中的句法、用字的錯誤問題。因為整個說話和聽解過程中，說者是盡其力的遵守合作原則以讓聽者能懂，而聽者也是盡其力的在分解說者的意思。

本研究因為受限於語料收集的方法（只錄音、未錄影），所以不能探討身體語言（包括手勢、臉部表情、視線接觸、以及其他動作）之問題。筆者相信這些東西和語言的產生，有很密切的關係。此外，對於說話的腔調、停頓的現象、以及句尾助詞（如嘛、呢、啊）的使用，也應有某些言談功能。由於篇幅所限，也由於分析儀器之不足，不能在本論文中一一探討。希望在未來的研究，能進一步處理這些問題。

- Anderson, T. H. & B. B. Armbruster. 1986. Readable textbooks, or selecting a textbook is not like buying a pair of sho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ed. J. Orasanu, pp. 151-162.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 Chafe, W. L. 1973. Language and memory. *Language*, 49, 261-281.
- Chafe, W. L. 1974. Language and consciousness. *Language*, 50, 111-133.
- Charolles, M. 1978. Introduction aux problemes de la coherence des textes, *langue francaise*, 38, 7-41.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lark, H. H. 1978. Inferring what is meant, in *Studies in the Perception of Language*, eds. W. J. M. Levelt & G. B. Flores d'Arcais, pp. 295-322.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 Danks, J. H. & S. Glucksberg. 1980. Experimental Psycholinguistic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1, 391-417.
- Dascal, M. 1983. *Pragma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e Beaugrande, R. & W.U. Dressler. 1981.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Green, G. M. 1989. *Pragmatics an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76. *Coherence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Haugen, E. 1979. The stigma of bilingualism, in *Sociolinguistic Aspect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d. J. B. Pr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örmann, H. 1979. *Psych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and Theory*, trans. H. H. Stern & P. Leppman. New York: Springer.

- Hörmann, H. 1986. *Meaning and Contex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ed. R. E. Innis. New York: Plenum.
- Kies, D. 1988. Marked themes with and without pronominal reinforcement: their meaning and distribution in discourse, in *Pragmatics, Discourse and Text: Some Systematically-Inspired Approaches*, eds. E. H. Steiner & R. Veltman, pp. 47-75. London: Pinter.
- Rickheit, G. & H. Bock. 1983. Inference processes in text comprehension, in *Psycholinguistic Studie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eds. G. Rickheit & H. Bock, pp. 182-206. Berlin: de Gruyter.
- Rickheit, G., W. Schnotz, & H. Strohner. 1985. The concept of inference i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in *Inferences in Text Processing*, eds. G. Rickheit & H. Strohner, pp. 3-49.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
- Searle, J. R. 1980. The background of meaning, in *Speech Act Theory and Pragmatics*, eds. J. R. Searle, F. Kiefer, & M. Bierwisch, pp. 221-232.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 Schank, R. & R. Abelson.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 Hillsdale, N.J.: Erlbaum.
- Stampe, D. 1975. Meaning and truth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eds. P. Cole & J. L. Morgan, pp. 1-4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aylor, I. 1976.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Taylor, I. 1990. *Psycholinguistics: Learning and Using Language*. London: Prentice-Hall.
- Van Dijk, T. A. & W. Kintsch. 1983.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Van de Velde, R. G. 1984. *Prolegomena to Inferential Discourse Process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Van de Velde, R. G. 1988. Inferences and (de) compositional principles, in *Text and Discourse Constitution: Empirical Aspects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ed. Petöfi, pp. 283-31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Watzlavick, P, J. H. Beavin, & D. D. Jackson. 1967.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y and Paradoxes*. New York: w. W. Norton.

附錄：范仲淹的故事

- (1)范仲淹哪，在歷史上的記載啊，他「少孤貧」。
- (2)什麼叫「孤」？
- (3)什麼叫「孤」？
- (4)無人助。
- (5)什麼叫「貧」？
- (6)無物援。
- (7)啊，是不是這樣？
- (8)沒有人可以幫助他。
- (9)沒有東西、沒有資產可以支持他，去讀書、去研究，是啊？
- (10)這麼樣的一個（人）。
- (11)所以古人寫書很簡單。
- (12)孤貧表達人跟物，怎麼樣？
- (13)都沒有，只有一顆雄雄的壯志。
- (14)嗯！簡單講，他寄讀在長白山的一個寺院裡面，在寺院裡面住，啊！
- (15)那麼，我們講，你看，三個字就帶過了一少孤貧。
- (16)怎麼樣個孤貧法？
- (17)那個心路歷程，我們知道嗎？
- (18)他不知道吔！
- (19)他窮到吃飯——是怎麼樣？
- (20)煮那個粥，是啊，然後要畫格子，算一算還有幾天：「我就這麼多米，就煮進去了啦！」
- (21)然後就畫粥。
- (22)十天就畫十格嘛！
- (23)每天就吃一格嘛！

- (24)那樣窮——窮到長白山，大家知道煮粥煮下來（台語）「不臭酸，你知，會結凍呢！」
- (25)嗯！那東北啊，很冷吔。
- (26)你，你要想想看他住那裡。
- (27)長白山不是亂寫的。
- (28)那一個稀飯是（台語）「甘那結凍安呢來吃」（模仿吃的聲音）。
- (29)這樣在在吃的。
- (30)你們吃得下嗎？
- (31)（台語）「你講，唉喲，弄弄煮了去，又畫格子，弄膨風，嘿一定會臭酸。」
- (32)長白山上，嘿嘿，一片白雪，都是冷凍的，不要冰箱。
- (33)這樣在過日子！
- (34)這麼窮的一個人！
- (35)他竟然在寺院裡的地窖裡面發現那個金子，不是一塊喔，是整甕的金子。
- (36)他竟然又把它藏起來，沒有動一念的貪心。
- (37)你相信有這樣的人嗎？
- (38)假如你，你是他，會不會，啊？
- (39)所以你這時候要考慮說他有什麼因緣使他變質了——使他改變。
- (40)我們剛剛講，緣很重要，是吧？
- (41)他是在什麼地方寄讀？
- (42)寺院吔！
- (43)那我們看到他——他是——孤貧是什麼？
- (44)遍知一切苦？
- (45)他不要遍知。
- (46)他是什麼樣？
- (47)每天都在一切苦裡面。
- (48)他不要去觀察，這個是苦，看你的苦、他的苦，來吸收人間的？
- (49)不用。

- (50)「我就是代表了。」
- (51)所以，遍歷一切苦，他有没有？
- (52)有啦！
- (53)然後呢？
- (54)他有没有佛法？
- (55)他每天耳濡目染都是佛法啊！
- (56)他看到自己爲什麼落魄到這邊？
- (57)前輩子没有修啦！
- (58)吔！他認證了自己是罪惡生死的凡夫，過去世是，真的很差勁，連一點兒福德都没有，
所以今天没飯吃。
- (59)如果再，怎麼樣？再貪的話，怎麼辦哪？
- (60)貪字貧之殼。
- (61)貪跟貧只是點的地方不一樣，你知道吧？但是是一家人。
- (62)他完全哪，在內心的世界已經有這樣一個完整而堅強的價值體系在，所以他不動。
- (63)看到嗎？
- (64)哇！這樣的人，看到金子可以不動，那不是本來佛了嘛！
- (65)本來就是佛來的。
- (66)不是！
- (67)那就不要讀書啦！
- (68)不是！
- (69)他是個凡夫。
- (70)所以我們從這裡面去認，去認他，要去看他背後的心路歷程，啊！
- (71)然後在書裡面還記載，他聽到人家說有絕子絕孫的穴。
- (72)他說：「唉喲，這個穴不要給別人葬，我我，我爸爸來葬。」
- (73)他爸爸剛好死。
- (74)他用草蓆—— 嗯—— 他很窮，他「裹父屍而葬之。」

(75)他他爸爸裹一裹就去葬。

(76)「不能讓別人葬，怎能讓別人絕子絕孫呢！」

(77)你們願意嗎？

(78)「唉呀！（台語）龍潭虎穴稍給我找一下，卡最錢不要緊」，反正連本帶利回來了。

(79)他說「不是，絕子絕孫的讓我范家來葬」，就葬進去。

(80)我的天呀！

(81)這個背後是怎麼樣的城府？什麼樣的心態才可以做這種事？

(82)我現在我也做不到啦！

(83)你們有誰做得到？

(84)受我們大家三拜。

(85)哼哼，有沒有？

(86)做不到吧！

(87)你不要從這句話你就——這樣就接受。

(88)他背後有很深的，內在心靈世界，非常堅強的世界。

(89)沒有，他做不出來。

(90)後來他有錢了，買了一個錢氏南園。

(91)錢氏就是錢家，姓錢的那個花園，賣他的南園，不是現代聯合報那個南園噯！

(92)他將要搬家的時後，聽到一個，一個，這個風水師說：「這個家好，再過幾年哪，總出公卿」，不斷出高人出來。

(93)他一聽到，趕快搬進去？

(94)不是，他不搬啦！

(95)他說：「唉喲，一家獨貴」——噢，我這一家人獨自貴，那——這不好。

(96)這麼好的風水，改做——怎麼樣——啊——書——當時叫書什麼？私塾啊。

(97)就是說，一個書院，讓大家來這邊呢。

(98)他說讓「孺子同貴」。

(99)我的天呀！

(100)做得到嗎？

(101)剛買的呢！

(102)（台語）「弄嘛有錢乍買一間房子，哇！這間過幾年就要發了，看了他講：『阿呢我不搬喔！』」

(103)我們一定趕快搬，半夜趕快搬進去。

(104)他不要，不要搬了。

(105)「一人獨貴，不如世倫（庶人）同貴」。

(106)所有讀書人都讓他（台語）「弄成佛」。

(107)他就把這個地方當做學宮了，簡單講。

(108)我的天呀！

(109)我們做得到嗎？

(110)這樣的人物啊！

(111)然後他母親在的時後，它非常窮，沒有辦法孝順母親。

(112)當他後來當了宰相，當他他顯貴了，它依然過貧窮的日子。

(113)他說：「我媽媽在的時後，我都沒有辦法給她過一些好日子；我媽媽死了，我怎能過好日子呢？」

(114)所以他的妻子，「衣食僅能自充」。

(115)只能吃飽而已。

(116)吔！一個宰相吔！

(117)我的天啊！

(118)我都不只吃——自充。

(119)我晚上還吃點心。

(120)有好吃的還多吃兩碗吔！

(121)他因為媽媽在的時候很窮。

(122)媽媽不在，他不願過好日子。

(123)他每天想他媽媽，而且「度日如昔」。

- (124)跟以前過日子沒有兩樣，只是沒有畫粥而已。
- (125)所以范仲淹不簡單。
- (126)不但這樣，而且他好施。
- (127)他設義莊，設義學。
- (128)不但養活地方的族人，還教育地方的族人。
- (129)我們看歷史這樣寫，沒有看到他背後的基礎。
- (130)所以我想說感人的應該是在後面。
- (131)他一生篤信佛法。
- (132)這個非常重要。
- (133)篤信到什麼程度？
- (134)反正他到那裡到任，在那個地方，他一定蓋廟，一定度僧。
- (135)簡單講，他走到那裡，就是蓋廟度眾。
- (136)是這樣一個人！
- (137)他怎樣認同佛法這麼深呢？
- (138)這個我們歷史上不去探索。
- (139)到晚年，他連自己的家產都不留給孩子。
- (140)把他的家裡改做，吔，平什麼寺？
- (141)我都忘了啊，我看一下，啊——天平寺，啊！
- (142)他把自己的家都奉獻出來，所有一切產業改成寺院，叫天平寺，嗯！
- (143)然後爲了他父母，他請出家人來供養，廣修善業、布施，然後誦經，感動了觀世音菩薩示現，看到他母親升天。